

中国国家画院中国书法创作研究院书法学术丛书

欧阳询及《九成宫醴泉铭》研究文集

丛书主编 曾来德 本卷主编 张公者

荣宝斋出版社



ISBN 978-7-5003-1207-9



9 787500 312079 >

ISBN 978-7-5003-1207-9

定价：46.00元

中国国家画院中国书法创作研究院书法学术丛书

欧阳询及《九成宫醴泉铭》研究文集

丛书主编 曾来德

本卷主编 张公者

荣宝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阳询及《九成宫醴泉铭》研究文集/张公者主编.

—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10.8

(中国国家画院中国书法创作研究院书法学术丛书/
曾来德主编)

ISBN 978-7-5003-1207-9

I. ①欧… II. ①张… III. ①楷书—书法—文集

IV. ①J292.11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6881号

本卷主编 张公者

本卷副主编 蒋雍君

责任编辑 王祥北

特约编辑 郑雪峰 韩少玄 李 萍

版式设计 于伟丽

责任印制 孙 行 毕景滨

中国国家画院中国书法创作研究院书法学术丛书

欧阳询及《九成宫醴泉铭》研究文集

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西街19号

邮 编 100052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46.00元

目录

上编

唐欧阳询的书法艺术及其传世墨迹考 杨仁恺	1
欧阳询研究 朱关田	6
欧阳询三题 薛龙春	12
欧阳询书法与书论之文化境界 王岳川	20
欧、虞书风的渊源与流布 徐清	25
唐欧阳询作品总论 刘墨	36
欧阳询行书论略 杜浩	45
谈欧体书法和石经、雕版印刷 华人德	50
“欧体”内擫笔法与中国美学精神 邱世鸿	52
欧阳询的书学观及其成因探析 何永胜	64
典雅与通俗的悖论——欧阳询书法艺术审美的两难命题 朱中原	72
溯源异流——关于当代楷书发展出路的若干思考 杨锁强	83
欧阳询与清代碑学 吴高歌	97
“欧书”对翁方纲、阮元以及韩国书法的影响 沈鹏	108
欧体字对近、现代文人书法的影响 胡志平	110
欧阳询及《九成宫醴泉铭》 邓代昆	118
从《九成宫醴泉铭》看欧阳询楷书笔法的渊源与传承 蔡显良	126
谈《九成宫醴泉铭》的临习 白谦慎	135

中编

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的流传、真贋和年代 杨仁恺	139
关于欧阳询《行书千字文》的考辨 杨仁恺	145
欧阳询书迹考略 朱关田	151
《九成宫醴泉铭》碑拓述略 张彦生	161
《九成宫醴泉铭》版本研究 王壮弘	163
四欧堂本宋拓《九成宫醴泉铭》 陈振濂	177
欧阳询年谱 朱关田	180
欧阳询部分书法作品释文	192

下编

《旧唐书·欧阳询传》	203
《新唐书·欧阳询传》	204
欧阳询书论	205
古代欧阳询书法辑评	210
历代诗人咏九成宫选辑	224

附一

当代研究欧阳询及《九成宫醴泉铭》论文索引	227
----------------------------	-----

附二

九成宫概述 魏益寿	230
-----------------	-----

唐欧阳询的书法艺术及其传世墨迹考

□ 杨仁恺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时代。当它在建国的初期，就很快恢复了国内的封建秩序，从而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属于意识形态的文化艺术，同样万紫千红、欣欣向荣，达到了历史上很高的水平。由于书法艺术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为有唐一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之，在李氏享国二百多年中，书法艺术一直是葆其美妙的青春，而不断地繁荣滋长。

唐代书法艺术的繁荣，固属与统治者的提倡有关。一代风气的形成，更有赖于许多从事艺术实践不辞辛劳的书法家才能促其实现。当我们一提到初唐书法艺术的成就时，一定会想到当时大书法家欧阳询（557—641）父子、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诸人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本文拟就欧阳询的书法艺术和他传世的几件墨迹，试作一番探究，借以窥测初唐书法艺术的概貌。

欧阳询的书法，在隋朝已经享名，到了初唐，造诣益深，声望更高，甚至远播国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大书法家。欧书初法王羲之父子，随后有所变化，形成了具有“劲险刻厉”的特殊风格，字体随之变得修长而瘦劲。修长和瘦劲，是初唐书法演变中的时代特点。宋人黄长睿在所著《东观余论》中作了这样的分析：

汉隶运笔结体，既圆劲淡雅，字率扁而弗椭；今传世者，若锺书《力命表》、逸少《曹娥碑》……而古隶典型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谢宣城……犹有锺王遗范；至陈隋间，正书结字渐方，唐初犹尔，独欧阳率更、虞永兴易方为长，以就姿媚，后人竞效之。

由此可知，欧阳询也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大书家。黄氏说他所以“易方为长”，在于“以就姿媚”。其实，这是时代风气对书法艺术在审美方面所提出的新要求，也就是书法艺术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笔账不能算在欧、虞的头上。倒是“劲险刻厉”这一点，确是欧书的特有风格，并不是他学王羲之而仅“得其力”，应该说是他本人的个性在书法艺术中所得到的具体体现。

由于欧书是应时代审美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新颖书体，所以才能赢得普遍的推崇，不但对当时的书法艺术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的评论家关于欧书虽然有不同的理解，赞美却是主要的。唐代评论家对欧书的风格有形象的赞美，如“若草里蛇惊，云间电发”；又如“金刚瞋目，力士挥拳”等等。宋人黄庭坚以唐彦猷得欧书数行，“精思学之”，终于

“名满天下”的事实来赞扬他。米芾对欧书形容为“庄若对越，俊若跳踯”。可是，宋末元初的大书法家赵孟頫犹认为米氏的评论“似未知其精奇”，进而肯定“欧阳信本书，清劲秀健，古今一人”，这当然是赵氏本人的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只举出以上几个人的评论就可以窥测一斑。

为了进一步对欧书的成就有所了解，有必要就今天流传的几件墨迹加以考察。据我们所知，欧书墨迹仅存四件，《卜商帖》和《张翰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仲尼梦奠帖》和《行书千字文》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墨迹流传了。这四件墨迹都是历代以来，“授受有绪的名物”，在统治者和少数的士大夫手中当作秘玩，只有到了今天，当它成为人民的艺术财富的时候，才能受到人们的广泛珍视。

《卜商帖》是宣和内府的旧藏，尚保存原来的装裱形式，见《宣和书谱》著录。欧阳询一生为人作书，最爱书写史实故事，后人把他所写的统名之为《史事帖》。《卜商帖》就是其中的一帖。从历代的著录中考察，所有的收藏家对《卜商帖》的判断，都认为是欧书真迹，无人怀疑过。如果以浓厚的墨色着手进行探讨，不难看出“墨气鲜润”之中，还多少给人以凝滞的感觉。如果不是细微的观察，用《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原名《万岁通天帖》）和它对比，是不容易发现出勾填的痕迹来的。无怪历代的鉴藏家都对它信而不疑。这里可以就米芾的记载借以说明这个问题。他们曾经见到褚遂良《枯树赋》，用粉蜡笺拓书，赋后有“未能”两字经米芾看出双钩痕迹。米氏说：“唐人不肯欺人，若无此双钩二字，则皆以为真矣。”这说明唐人勾填本的技术精绝，可以乱真，又岂止“下真迹一等！”而《卜商帖》勾填的技巧，也确实不下于褚遂良《枯树赋》。

同为《宣和书谱》所著录的《张翰帖》，南渡以后，归绍兴内府。后面所附瘦金书题识，《大观录》认为为徽宗赵佶所书，《墨缘汇观》比较慎重，未予肯定。这也是一件流传有绪的墨迹，它和《卜商帖》一样，历来都被认为是可靠的真迹。经过比较之后，我们以为它也是唐人的勾填本，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与《卜商帖》一致。至于勾填技巧，《卜商帖》最为精湛，而《张翰帖》稍逊一筹。

经过宋元以来诸家著录和题识过的《仲尼梦奠帖》，作为所写的内容来说，也是欧书《史事帖》中的一帖。在流传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鉴藏家都认定它是欧书的真迹，到了明代中晚期，始有都穆和陈继儒两人认为是临本，而陈氏更明确地说是宋人临本。所谓临本绝不同于摹本，它不可能如实地把原作的字体结构表现出来，再好的临本，也会多少掺入临写者本人的笔路。《仲尼梦奠帖》用秃笔急书，点、画、波、磔，转折自如，既看不出具有《卜商帖》、《张翰帖》勾填的若干特点，也看不出帖中字体的结构与欧书有任何差异的地方，相反，那种“戈戟森严”的特征，却显得相当突出。再说，赵孟頫曾见到过欧书《劝学帖》，是唐开元内府旧藏，他曾用来与《仲尼梦奠帖》比较考察过，肯定两帖笔意完全一致。《劝学帖》既是开元内府旧藏，距欧阳询从事书法艺术活动的年代不过

七八十年，当时内府所藏，不可能有赝品，这个理由非常明显。我们相信赵氏的鉴定能力，他所作的比较是有根据的。所以说，《仲尼梦奠帖》是欧书的真迹。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行书千字文》。这是今天流传欧书最为完整的长卷。从北宋王晋卿以来，到南宋初期，才进入绍兴内府，后为贾似道“悦生堂”所藏，经过元、明、清初的长时期中，始终在士大夫之间流传。乾隆初入清内府。这件墨迹一直被认为是欧书的真迹。当我们初次接触到它的时候，总觉得它与《张翰帖》有许多共同之点，《墨缘汇观》的作者安岐也曾有此看法。他在著录《张翰帖》中说道：“余曾收率更千文一卷，运笔结体全类此帖。”可知过去与现在的人对之的认识都是一致的，这不可能是别的原因，由于客观事物的本身正确地反映在人们的脑子里，所得出的印象不可能会是两样的。就是说《行书千字文》和《张翰帖》笔意相同，已知《张翰帖》是唐人勾填，是不是《行书千字文》也可能是唐人勾填本呢？这个问题的引起是很自然的。我们为此曾根据勾填的特点考察过，发现两者的墨色虽然同一浓厚，但《张翰帖》的墨气发滞，层次不显，笔触的轻重没有区别，这些现象，在《行书千字文》中却未发现，当把它对着玻璃窗透视，墨色显出浓淡深浅，笔的起落和交接的痕迹又十分清楚。因此，我们还不能肯定它是摹本；同时，根据它与《张翰帖》的风格一致，又不能说是临本，应该看成是欧书的真迹。

从《行书千字文》的考察中，得到一个启发：凡是浓墨的古本法书，不一定是勾填本，而勾填本一般都用浓墨。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北宋以来绝大多数的唐摹本都被当作真迹，其中有它一定的原因。据我们所知，我国书写用墨，在历史上存在过南北异趣的历史事实，至少在唐以前，北方用墨以松烟为主，它的效果润泽，而浓度稍逊，南方则以油烟为主，墨色黝黑而发紫光，看起来特别精神。正因为如此，东晋以来的法书，由于墨色浓艳的这一特征，竟成为勾填最理想的对象。也正因为如此，两者的特征容易统一，也就是说容易混淆，加上唐的勾填技巧的精益求精，这又成为历代以来各个鉴藏家不辨真迹与勾填关键因素之所在。

根据对欧书四件墨迹的考察，大体上了解它们何者是勾填本，何者是真迹。尽管是勾填本，由于出自唐人之手，又是照真迹摹出，过去的所有鉴藏家都不曾把它看成是摹本，足见它与真迹之间的差异是多么细微，或者说两者之间只不过是复制的关系，这种复制不同于今日的照像印刷，昔日之石刻和雕版，它们不管在哪方面都难于具摹本那样真实的效果。所以说，流传到今天的《卜商帖》和《张翰帖》，尤其是《卜商帖》，虽然是唐人的摹本，而典型犹在，但是当欧书真迹寥若晨星之时，我们用它来探讨欧书的艺术成就及其发展过程，其作用远不是碑铭、拓本可以比拟和代替的。

当读者看过欧书墨迹四件之后，一定会发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同是欧书，有的个别用笔不大一致？这个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它们之间差异的

存在，不是摹本本身的问题，其间有个书写时间的先后问题，也就是说欧书有它的发展演进过程，这个不同，正好说明它发展中的演变阶段。这对我们研究欧书来说，是很有用处的。在欧书墨迹流传较多的时代，对他的书法每个阶段的特征容易作出答案。米芾在北宋时就能确指哪种墨迹属欧书的早年之作，哪种属于晚期。可是，事隔七八百年之后，资料极少，判断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在现存的四件墨迹中，有两件风貌一致，表现了三个阶段的特色。如果把世传欧书碑铭有年代可考的，用来互相参证，是不难作出初步的推断来的。

我们认为《行书千字文》和《张翰帖》是欧书早期的作品，这时的书法特点，已基本形成了它本身的特征，所谓字体修长，用笔险劲，开始摆脱王氏父子 and 隋代风气的影响，而自创一格，这正是欧书创新的所在，也恰恰是为后人所推崇的原因。米芾评他的正书出自王氏，认为行书是“行自为法”，这说法是有他的根据的。不过，早期阶段，在结体和气势之中，不免有个别字用笔现出不够稳重的地方，而气势也欠沉着，这是每一个书法家，在他的演进过程里不可避免的现象，是正常发展的现象。《卜商帖》较之《行书千字文》和《张翰帖》在结体上变化加多了，使笔的转折有着显著的改进，尤其是那种“意在笔前”，“澄神定虑”的工夫，在字里行间透露无余。它代表着隋唐之际书法秀健的时代风骨，刚毅中掺入了艳媚的成分。可以说，欧书的特征，在《卜商帖》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由于经过长时期的辛勤劳动，在《张翰帖》和《行草千字文》的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卜商帖》也是欧书盛年以后的代表作品。至于《仲尼梦奠帖》用秃笔急书，更觉险劲，得“猛锐长驱”之势。唐高祖李渊所说欧书“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廷诤之风”，从《仲尼梦奠帖》中，可以找到它的印证。所以，王鸿绪跋语说：“而尤以《梦奠帖》为暮年所书，纷披老笔，殆不可攀。”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当然，欧阳询的书法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就他流传到今天的四件墨迹谈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涉及的问题还不全面，不过是东鳞西爪，更欠系统，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本文原载《杨仁恺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卜商讀書畢見孔子
曰何為於書商曰主
論事昭如日月之代明離
離如衆辰之錯行商所
於夫子相志之於心弗敢忘
也

欧阳询研究

□ 朱关田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生于广州（今属广东）。祖籍渤海千乘（今山东高青），自十世祖晋欧阳质避祸南迁，遂为潭州豪族。当时，欧阳询祖父欧阳纥正以克定岭南之功，出任广州刺史，都督南衡22州诸军事。其后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征南将军，封爵山阳郡公，天嘉四年（563）卒于任上，由欧阳询之父欧阳纥承继爵位。欧阳纥曾随父平定岭南，其后继任广州刺史，都督交、广等19州诸军事十余年。有干略，颇具政绩，史称“威惠著于百越”。至陈宣帝陈顼因纥久在外郡，疑其怀有贰心，征召入朝拜为左卫将军。纥惧，乃据广州起兵反叛。翌年，兵败伏诛，家口籍没，惟欧阳询因隐匿独免于难。时为太建二年（570）正月，欧阳询年14岁，由父友江总收养之。

开皇九年（589）陈亡，欧阳询随养父江总入隋，客居长安。杨隋一代，欧阳询仕途踬碍，仅见任太常博士一职，是一位职“掌五礼仪注，引导乘礼，定谏谥，及守祧庙，开闭坎堂及祥瑞之事”的七品清选官，虽然欧阳询也曾与同僚褚亮等人奉诏参修《魏书》，但文名未起，仅以善书名重长安。当时王公大臣诸如右武侯大将军周罗睺、屯卫大将军姚辩、左仆射元长寿、上仪同杨缵等人的碑志，即使序铭出自重臣虞世基等一代大手笔，也必由欧阳询以隶、楷书之。

隋亡，欧阳询与虞世南并为窦建德的东夏王朝所留用，欧阳询任太常卿为朝廷礼仪方面最高执行长官。两年之后，东夏王朝被秦王李世民讨平，欧阳询再次作为降臣入唐。是时武德四年（621）四月，欧阳询65岁。因欧阳询是唐高祖李渊隋时的旧友，入唐即招纳麾下，且起为五品给事中。

给事中是欧阳询一生中最为显达的职守，据白居易说：“给事中之职，凡制敕有不利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是一位集谏、宪、注于一身的门下省常务长官。当时，欧阳询不独在省内执行封驳、司法、人事审查以及监考诸职权，还奉诏参修《陈书》，又领修《艺文类聚》。特别是《艺文类聚》，其“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其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这种以“类事居前，文列其后”的編集手法，一改以往类书如《皇览》偏重类事、轻视文采以及随意摘句不录片段的常规，使之事、文相兼，不仅给予当时学者在写作骈文、诗赋时参考或采集词藻典故提供诸多方便，而且由于所搜集的由汉至隋大量的词章名篇，“多为今世所无之文集”，直至晚清，仍为编文纂集者所重视。冯惟讷的《诗纪》、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书的编

集，莫不视《艺文类聚》为金山玉海，藉以汲取隋以前的佚散文献和资料。

《艺文类聚》，始编于武德五年(622)，迄于七年(624)，先后三年，参与者著名的史学家有令狐德棻、赵弘智等人。全书凡100卷，分46部，列子目727，成为继虞世南在隋时所编《北堂书钞》后的又一部巨著。然而，在欧阳询修毕《艺文类聚》呈上并获赐帛200段后不久，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政变，并于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欧阳询因是李建成太子集团中人，权臣罢位，即从中枢机关调入东宫，初为太子中允，后除太子率更令，职掌藩邸“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之政令”，成为辅佐太子李承乾从四品上阶的职事官。其间，虽因出于李世民的政治需要，也曾封爵渤海县开国男，散官又至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但已是一员闲散无事的文儒老臣。有轶事二则，可见欧阳询在当时的地位：

太宗尝宴近臣，令嘲谑以为乐。长孙无忌先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答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太宗敛容曰：“汝岂不畏皇后闻耶？”无忌，后之弟也。

文德皇后丧，百官衰经，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中书舍人(许)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

更有江总《白猿传》，托名江总，造言以诬询。

唐贞观十五年(641)，欧阳询卒于率更令任上，时年85岁。史不记欧阳询赠官、谥号及死时礼遇，或仅以三品散官制度处置之。

欧阳询是位全能的书家，《书断》有称：“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所谓八体，盖大小篆、隶(八分)、真(隶)、行、草以及飞白、章草诸书。其中飞白、楷、行、草列为妙品；大小篆及章草并入能品。是书撰于开元年间，距欧阳询时代不远，所见书迹亦多，其评盖有所本：

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宕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自羊、薄以后，略无勍敌，惟永公特以训兵精练，议欲旗鼓相当。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

按欧阳询飞白、章草出自萧子云，惟世无传本。篆体亦仅小篆可见一二，散见于所书碑版题额，刚劲雄逸，然不甚高明。真、行两体，无论《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抑或《梦奠》、《张翰》诸帖，风神凝重，结体沉稳，形势峻

爽，不愧张氏之评。草书，仅存《千字文》，几经摹刻，已不能窥视本来面目，其“惊奇跳骏”处亦只能以形质论之。至于隶书，所见《宗圣观记》、《房彦谦碑》以及《昭陵六马赞》，虽古雅幽深，气格并高于蔡有邻、韩择木诸人，但功力平平，影响不大，故为张氏所不齿。欧阳询少长江南，养父江总“教以书计”，其学书之始当受到梁、陈书风的影响，而梁、陈书风则以王献之为主流。按：江总（519—594），字总持，官至陈尚书令，不独以文学称著于世，其书法亦为唐书论家所重。《述书赋》历评陈时书家智永等22人，江总名列其间，其评又云：“坡陀总持，独步方外。甘率性而众异，非接武于兴会。若时违隐沦，卒不冠带。”欧阳询自少孤寒，其之所以后来能博览经史，精熟《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三史，尤其书法“八体尽能”，笔法绝伦，盖出自当年养父的教诲与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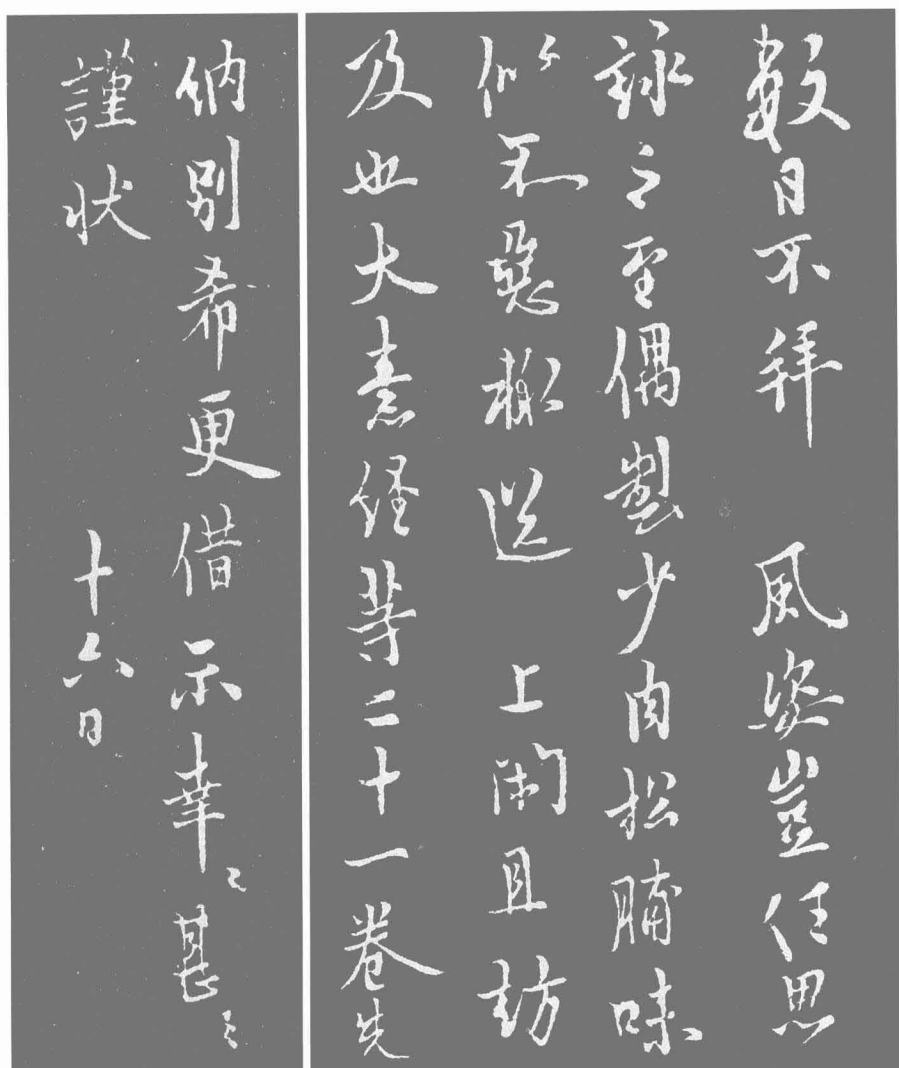
《旧唐书》本传称欧阳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然根据宋释适之《金壶记》所记“欧阳询因见《右军教献之指归图》一本，以三百缣购之而归。赏玩经月，喜而不寐焉。于是始临其书”云，欧阳询初学右军之书，始于《右军教献之指归图》。按《右军教献之指归图》，即张彦远认为贗品加以删除的《王羲之教子敬笔论》。孙虔礼《书谱序》早已明言“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若《金壶记》所记不误，欧阳询初学的当是由梁陈人所伪托的王字。梁、陈社会，“比世皆高尚子敬……贵斯式略”。其托名王字者，风貌自必近似或即出于大令。综观欧阳询行、草书，蹙缩铍节，以收济放，渊源出于大令。史书所记学右军者，或系高标时尚，以唐文皇于大令有饿隶之诮而讳之也。

《述书赋》又说：“若乃出自三公，一家面首，欧阳在焉。不顾偏丑，颀翘缩爽，了臬黝纠，如地隔华戎，屋殊户牖。”三公者，即北齐三公郎中刘珉（字仲宝），其书今世绝无一纸，窦氏所见也仅是草书，据他所评：“萧条北齐，浩瀚仲宝。劣克凡正，备法紧草。遐师右军，歎尔由道。究千变而得一，乘薄俗而居老。如海岳高深，青分孤岛。”及《宣和书谱》谓“书法自王氏羲、献父子以来，其道浸以衰陋，至齐尤甚。珉善草、隶（真），遂能一洗俗学之谬，远追羲之，颇得其法，落笔佳处往往凌轹古人”云，其“劣克凡正，备法紧草”者，格律必高于时俗。窦氏所谓“一家面首”，当以草书言之。窦氏在代宗朝是一位“久游翰苑，皆好图书，辨伪知真，无出其右”，且为世人所折服的书论家和鉴赏家，上距欧阳询仅百余年，其说又不囿于时俗之习评，是记或当可信。若是，欧阳询真、草，盖专师此人，尤其真书，结体峻密处或即出自刘氏而上溯北魏，加以整严。其存世《八法》所谓“四面停均，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筋骨精神，随之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无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裁，东映西带”的结字规律，亦或由刘氏而敛人规矩，遂演变成杨隋一代楷书。

关于欧阳询学书的记载，还有李昉《太平广记》卷二百八所引《国史纂》一则：“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宣和书谱》曾加引用，且以为“乃悟

[illegible]

9



〔唐〕欧阳询 数日不拜帖

其妙……由是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至其笔画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此事果若不虚，其揣摩模拟者，与笔力全无关系。《宣和》所言“悟其妙”者，盖其意态风神。索靖书属章草，其“银钩蚕尾”之势，梁人袁昂《古今书评》喻之为“飘风忽举，鸢鸟乍飞”。《书断》以为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气势自与欧阳询同属猛利一路。且欧阳询擅长章草，颇有心得，徐浩《论书》甚称“欧阳率更云：萧（子云）书出于章草，颇为知言”。《书断》亦引率更《与杨驸马书章草〈千字文〉》批语“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句，以证草书之嬗变。简言之，欧阳询用笔全出章草，其沉着痛快处正得自索靖“银钩蚕尾”之趣。

综上所述，欧阳询初习梁陈时风，得大令展蹙之秘；复师北齐刘珉，笔力为之瘦挺；其后参学章草，领悟索靖用笔三昧；终于综合六朝精华，融为杨隋书品。

欧阳询的书法，在唐初影响很大，史有称：“询……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这虽然是武德年间的事，但联想到贞观初欧阳询以一受贬闲员、李建成集团中人，仍能受到朝廷的重视，偕虞世南赴弘文馆教示楷法；当时王公大臣之碑志，即使宰相杜如晦之碑，序铭出自虞世南之手，亦诏令欧阳书之。这虽出当时政治之宽松，也完全与其书法及之声名有关。他的代表作有《房彦谦碑》（隶书）、《化度寺碑》和《九成宫醴泉铭》（楷书）。

《房彦谦碑》，李百药撰，贞观五年（631）三月二日立山东章丘县，隶书。有篆额“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9字。是碑结体端严，笔意险绝，尤见称于吴玉搢《金石存》，其卷十二有评：“极挑拔险峻之妙，与正书正是一律，《兰台》因亦全是此种风味也。”

《化度寺碑》，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李百药撰，贞观五年（631）十一月十六日立洛阳化度寺，其道劲清古，历来论书者引以为欧阳询正书之冠。自姜夔评以为《化度寺碑》有胜《九成宫醴泉铭》之后，赵孟頫也谓两者为楷法第一，而《化度寺碑》似又胜之，有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九十六《玉堂嘉话》以为“《化度碑》规模一出《黄庭》，至奇古处，乃隶书一变”。其朴茂浑穆，盖其晚岁之合作。清季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道士王圆箎于鸣沙山千佛洞发见唐拓本，存前226字，至十行“耀秀华字”止，共6页，首页39字，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余5页为英人斯坦因所得，现藏英国伦敦。

《九成宫醴泉铭》，魏徵撰，贞观六年（632）四月立于陕西麟游。有篆额“九成宫醴泉铭”6字。是碑严谨峭劲，《石墨镌华》卷二评以为欧阳询正书第一，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谓信本书“太伤瘦俭，古法小变，独《醴泉铭》，道劲之中不失婉润，尤为合作”。近人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甚宝是碑，再三题记，频加歌咏（有绝句十首），并以是碑证欧阳之《书授诀》，有谓“诀中所云，无不与碑字吻合，此正率更自道书《醴泉铭》之甘苦语，非泛泛论笔诀也”。

另外，存世的行书墨迹本《张翰帖》、《卜商帖》和《梦奠帖》相传也是欧阳询的佳迹。